

救贖

李西闽 著

救赎

李西闽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救赎/李西闽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9. 5

ISBN 978-7-5321-3555-4

I. 救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4539 号

责任编辑: 曹元勇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救 赎

李西闽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2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555-4/I · 2712 定价: 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5410805

谨以此书
献给所有汶川灾难中的亡灵
也献给所有的幸存者
让我们携手
在黑暗的心灵中寻找光明

——题 记

第一章

1

何国典来到上海已经很长时间了,他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独自走出蜗居的小屋,穿过一条弄堂,来到大街上。

喧嚣的大街是一条奔腾的河流,他站在一个街角,阳光照不到他瘦长的身体,苍白的脸透出一股寒气,目光迷离。大街上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和他无关。他是和这个世界隔绝的人,无望的人。

没有谁会注意到他这样一个人。

这时,何国典却注意到一个人。那是个孩子,背着书包从何国典的面前走过。

小男孩八九岁的样子,穿着一身白色的校服,脸圆圆的,一双眼睛明亮而且清澈,右眼角惹人注目地有一颗小痣。

看到这个小男孩,何国典死灰的眼睛里突然闪动出一点火星。特别是看到小男孩右眼角的那颗痣,让他张大了嘴巴。

他浑身触电般颤抖起来，目光追随着小男孩。

他的脚步也开始移动。他跟在小男孩的身后。他的呼吸沉重，目光怪异地盯着小男孩的后脑勺。他嘴里喃喃地说着含混不清的话语。小男孩似乎听到了他说什么，边走边扭头望了望何国典。这个男人蓬乱的头发、苍白的脸和怪异的眼神让小男孩感觉不妙，他赶紧扭过头来，加快脚步往前走。小男孩根本不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许他觉得何国典是疯人院里跑出来的疯子。

何国典的脚步也加快了，嘴里还是吐着含混不清的话语，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小男孩的后脑勺。小男孩越走越快，何国典也越走越快，紧紧地跟在小男孩的身后，和小男孩相距两三尺远。有些路人也感觉到了气氛不对，有的人停下脚步，看着一前一后走着的他们，可路人什么也没有说，也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仿佛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怪异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

那个小男孩突然惊叫着奔跑起来。

何国典也奔跑起来，他大喊道：“我的儿，别跑——”

小男孩听到他的喊叫，跑得更快了。

何国典眼看着快要追上小男孩了，小男孩惊叫着跑进了街边的一所小学校。

何国典喊叫着要冲进学校，却被门口站着的一个保安拦住了：“你想干什么，你想干什么？”何国典用力地把保安推到一边，朝小男孩追过去。小男孩继续惊叫着，没命地往教学楼里跑去。学校里很多小学生惊恐地看着追赶小男孩的何国典，在他们的眼里，何国典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。

保安一个趔趄倒在地上，他没想到这个看上去瘦弱的汉子力气如此之大。他骂了声什么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朝何国典追过去。这时，出来了两个年轻女教师，挡住了准备疯狂冲进教学楼的何国典。

她们叫唤着与何国典扭在了一起。

何国典大声喊叫着：“我找我儿，你们拦住我干什么！”

一个女教师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，那个孩子怎么会是你儿子！”

另外一个女教师说：“快走吧，不要在这里胡闹了，这里没有你的儿子。”

何国典的眼睛变得血红，吼叫道：“他就是我的儿子何小雨！我没有搞错，我要找我的儿子何小雨！你们放开我。”

何国典使劲地和她们推搡，因为他力气很大，她们眼看就抵挡不住了。

保安冲过来，从何国典的身后拦腰抱住。

那两个女教师松开了手，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，目光复杂地看着挣扎的何国典。

“这个人疯了，他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把宋文西当成他的儿子呢？”

“谁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听他的口音像是四川人。”

她们低声说话。

保安的双手死死地箝着何国典的腰，任凭他挣扎着大喊大叫，就是不松手。保安的脸憋成了猪肝色，额头上冒出了汗，他咬着牙

说：“靠，看谁的力气大，老子不相信制服不了你！”

宋文西躲在自己班级在教室的窗边，向外看着那个疯了般张牙舞爪喊叫的男人，男人左脸上那条蚯蚓般的伤疤在他眼中蠕动。宋文西浑身瑟瑟发抖，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为恐惧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

保安对那两个女教师说：“你们赶快报警，我快不行了，这个人真是个疯子！”

2

何国典此时看不到阳光，也听不到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。他坐在派出所的一个小房间里，耷拉着脑袋，显得无力而又茫然。一个年轻警察坐在他面前的桌子旁，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他。

“姓名？”警察冷冷地说。

何国典无语。

“问你呢，姓名？”警察拿手中的笔用力地在桌子上敲了敲。

何国典还是无语。

他的沉默激怒了警察，警察嚯地站起身，把笔扔在桌子上：“怎么搞的，你哑巴了！把头抬起来，看着我说话！”

何国典置若罔闻。

警察气冲冲地走到何国典的跟前，推了一把何国典的头，何国典的脸顿时呈现在他的眼前。这是一张苍白瘦削的脸，那条暗红色的伤疤仿佛在无言地诉说着什么。何国典血红的眼中积满了泪

水,让年轻的警察内心一阵颤栗。警察面色凝重地坐回了原处。

他叹了口气:“说吧,叫什么名字?”

3

杜茉莉刚刚给一个客人做完脚,洗了洗手,准备吃午饭,她实在太饿了,其实早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。杜茉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喝了口水,清凉的水经过她的喉管,进入到胃里,她感觉到五脏六腑舒坦起来。每次给客人做完脚,她都希望能够喝上一杯清水。那是惬意的事情,她在“大香港”洗脚店干了快三年了,一直这样。

她端起快餐盒,往嘴巴里扒了口饭。饭已经凉了,硬!顾不了那么多,有饭吃是幸福的,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是眼下最重要的事。至于饭菜的冷暖和味道,她从来没有考虑过。可是,她刚刚扒了几口冷饭,手机就响了。她放下筷子,从牛仔裤的裤兜里掏出手机,看了看,这是一个陌生的电话,接不接呢?杜茉莉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了。

接完电话,她呆了。

这时,老板娘宋丽在叫:“23号,有客人点钟,在2号房,快下来。”

23号是杜茉莉的代号。在“大香港”洗脚店,她没有自己的名字,只有这个代号。杜茉莉没有回答宋丽的叫唤。她的喉咙梗着一团东西,吞也吞不进去,吐也吐不出来,刚才还饥肠辘辘的肚子

也变得鼓鼓的,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气体。她突然感到难以抑制的愤怒和委屈,眼睛热辣辣地疼痛。她怔怔地站在那里,浑身僵硬,大脑里一片混沌。

老板娘宋丽又叫了一声:“23号,快去2号房,有客人点你的钟,听到没有呀!”

杜茉莉眼里滚落了两串眼泪。

她的同事李珍珍走了进来,见杜茉莉呆立在那里落泪,吃了一惊:“茉莉姐,你怎么啦?”

杜茉莉赶紧用纸巾擦了擦眼睛,慌乱地说:“没什么,没什么!”

李珍珍满脸狐疑:“茉莉姐,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,我可从来没见过你在店里流泪。”

杜茉莉一阵心酸。是呀,她是个要强的女人,在店里,总是用微笑面对客人和同事,就是内心有再大的伤痛,她也会憋在肚子里,强颜欢笑。可这回,她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泪水。她又擦了擦眼睛,说:“珍珍,没什么,真的没什么,你去做你的事情吧,不要管我,我没事。”

宋丽出现在了门口,她有点气急败坏:“23号,你怎么搞的,告诉你2号房有客人点你的钟,你怎么磨逼蹭扁的!还不快去,客人都等急了!”

李珍珍白了宋丽一眼,没好气地说:“老板娘,你说话怎么这样难听呀,你没有看到茉莉姐心里有事,她都哭了!”

宋丽薄薄的嘴唇翻飞起来:“好好的哭什么,有什么事情回家

哭去,不要影响我的生意。客人都等得不耐烦了,还有闲工夫在这里哭,干什么呀!啊,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,我对你们够好的了,你们去打听打听,哪个洗脚店有我这里的提成高!把客人都得罪跑了,我看我关门算了!你们也喝西北风去!还好意思在店里哭!有什么事情下班后再说,你们回去哭死也和我没有关系,现在赶紧去给客人做脚!”

宋丽说完,就扭着磨盘般的大屁股气呼呼地走了。

李珍珠朝门外啐了一口:“呸,没人性的肥猪婆!”

杜茉莉咬了咬牙,低沉地说:“珍珠,做事去吧!谢谢你,我没事了,也该做事去了。”

她把眼泪擦干,神情恍惚地走出休息室的门。

4

2号房里灯光昏暗。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,看不到外面的天空和阳光,也看不见大街上行色匆匆奔忙的人群。尽管房间里喷过空气清新剂,还是可以闻出一股潜伏着的浊气,就像这个世界一样。

那个男人半躺在沙发上,细眯着眼睛看着电视。他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,泛着一层油光,苍蝇落在上面也会滑掉。他的国字脸略显富态,让人感觉这是个养尊处优的人。杜茉莉低着头,卖力地给他做足底按摩。对待每位客人,杜茉莉都是如此卖力,她很清楚,要在洗脚店里立足,除技术好之外,就是卖力,只有把客人按得

舒服了,才会有更多的客人点她的钟,才能赚更多的钱。

这个男人是她的常客。她知道他姓张,但不清楚他是干什么工作的。反正她觉得他很闲,经常在下午来做脚,这个时间如果不是节假日,很少有人会光顾洗脚店,对大多数人而言,这是上班的时间,谋生是多么重要的事情。张先生却总是在这个时间光顾洗脚店,虽说杜茉莉对他的职业十分好奇,可她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,张先生也从来没有说过他的身份。张先生喜欢边做脚边看电视,偶尔还会和她闲聊几句不咸不淡的话。大部分时间里,张先生看着电视就会睡着,有时还会打呼噜。张先生打呼噜时,杜茉莉就会想起自己的丈夫,丈夫睡着的时候也会打呼噜。想到丈夫,杜茉莉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凄凉之感,丈夫的呼噜声是那么的遥远,那么的不可企及。

杜茉莉一直低着头。

张先生的目光从电视屏幕转移到了杜茉莉的头上,他看不清她的脸,看到的只是她乌黑的头发。她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,这种不知道牌子的香水味在抵抗着房间里的那股浊气。在张先生眼里,杜茉莉是个精致的女人,穿着得体,不像其他按摩女,要嘛邋遢,要嘛土气,要嘛浓装艳抹把自己弄得洋不洋土不土的。他每次来“大香港”洗脚店,都要点杜茉莉的钟,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按摩技术好又不偷懒,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精致。

张先生说:“23号,你今天有心事?”

杜茉莉说:“哪有什么心事呀!”

张先生说:“我看得出来,你的确有心事,逃不过我的眼睛的。”

你进来时,脸色就不对,朝我笑了一下也是很勉强的,一点也不自然。从给我做上脚后,你一直没有抬过头,平常你给我做脚也会看电视的,今天你和往常不一样。”

杜茉莉没有再说话了,继续低头卖力地为他按摩足底。

张先生也没有再问她什么。

尽管今天张先生没有睡着,也没有打呼噜,杜茉莉心里却一直在想着那个电话,想着丈夫何国典。

她的心情十分复杂。

那个电话里,有人告诉她,何国典被中江路派出所抓了,要她赶快去保人。一听派出所,杜茉莉心里充满了恐惧,这是令她畏惧的地方。她平素里,看到警察,心里就会忐忑不安,这是普遍的平民的心理。现在,很怕和警察发生什么关系的她发现自己的丈夫被警察抓了,她能不恐惧吗?她不清楚何国典为什么被抓,他不是坏人,难道做了杀人放火的犯法勾当?如果何国典真的做了那些坏事,她区区一个小女子又怎么能把他保出来,还不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送进班房或者枪毙?她的确被吓哭了。她不能告诉张先生,自己的丈夫被警察抓了,就像她不会告诉他一切关于自己的事情。所以,她只有用沉默对待张先生。

丈夫被抓到派出所去会不会挨打?她常常听说警察抓到犯人,会打得犯人死去活来的。丈夫瘦弱的身体经得起毒打吗?想着想着,她的脑海里浮现出如此情景:何国典被几个如身体强壮的警察打翻在地,他们用手中的警棒狠狠地劈打着他,还用穿着厚重皮鞋的脚,疯狂地踢着他。何国典在地上乱滚,哀嚎着,眼睛里充

满的惊恐和绝望，就像她五月回四川家乡时看到的他的眼神……
杜茉莉的心刀割一般疼痛，浑身痉挛。

张先生见她抓住他脚的手不按了，只是一个劲的颤抖，马上说：“你怎么了？病了？如果病了，那就不要按了，你赶快上医院吧，不要耽误了身体。”

杜茉莉实在受不了了，抬起头，哽咽地说：“张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下次来给你按，我自己掏钱请你！”

张先生看到了她满是泪水的眼睛。这是一双好看的眼睛，此时却那么的哀伤。他的心也颤抖了一下，赶紧说：“你赶快去吧，不要管我了！”

杜茉莉说：“谢谢你，张先生，你真是个好人的。”

张先生说：“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不要说那么多了，快走吧！”

……

走出“大香港”洗脚店时，她看到了灿烂的阳光，那从天上洒落的灿烂阳光却像冰冷的雨，浇在她淌血的心上。

5

站在中江路派出所的大门外，杜茉莉浑身冰冷，牙关打颤。来上海这些年，她从来没有进过派出所。老实善良靠自己手艺赚口饭吃的她，从来就没有想到会到这个地方来，现在却因为自己的丈夫要踏进派出所，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。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她不知道何国典犯了什么事，为什么会被警察抓进去，也不知道他到底

会怎么样。

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你都应该面对，你无处可逃！况且今年已经发生了那么多残酷的事情，多发生一起又如何呢！一切都是命运！杜茉莉鼓起勇气，走进了派出所。

事情并没有像她想象中的那么糟糕。

杜茉莉被那个年轻的警察带进派出所里的那个小房间。何国典还是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宛若雕塑。看得出来，何国典没有挨打，杜茉莉心里微微松了口气。

年轻警察在带杜茉莉进来之前告诉她，他叫王文波。王文波坐在他应该坐的位置上，对杜茉莉说：“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杜茉莉心里还是忐忑不安，不好在这个场合问何国典究竟犯了什么事，她小心翼翼地对王文波说：“他叫何国典。”

王文波又问：“籍贯？”

杜茉莉说：“四川彭州。”

王文波说：“你知道你丈夫干了些什么吗？”

杜茉莉当然不知道，要是知道，就不会这样着急了，她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。杜茉莉神情紧张地摇了摇头。

王文波严肃地说：“怎么搞的，他竟然跑到中江小学闹事。说那里的一个小学生是他儿子，在街上就开始追赶那个小学生，一直追到学校里，那个小学生都吓坏了。怎么搞的！学校的保安阻止他，他还把保安打倒在地！老师也拦不住他，要不是老师报警，我们及时赶到，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！怎么搞的嘛？”

杜茉莉说：“我丈夫不会打人的，不会的，我了解他，警察同

志,你是不是搞错了。”

王文波说:“我怎么会搞错,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学校方面的笔录?”

杜茉莉看了看满脸严肃的王文波,又看了看低头不语的何国典,她突然双手抓住何国典的肩膀,使劲地摇晃:“你说呀,你没有打人,你没有犯法,你说呀!你说呀,你和警察同志说清楚呀!你怎么不说话呀!你哑巴了!你怎么就不能让我少操心呀,你这个混蛋!你知道我多么担心吗!你说呀,你说你没有打人,你没有犯法,和警察同志说清楚呀!”

杜茉莉边说边流泪。

王文波见此情景,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时外面有人叫了声王文波,他就出去了。

杜茉莉焦虑地说:“国典,你告诉我,你究竟怎么了?警察出去了,你就对我说实话吧,国典!”

何国典呐呐地说了一句:“那个孩子和小雨长得一模一样,真的一模一样,他的右眼角也有一颗痣,我以为小雨还活着,就——”

杜茉莉心里明白了。

想到死去的儿子何小雨,杜茉莉肝肠寸断,哭也哭不出声来,双手只是紧紧地抓住丈夫的肩膀,十指抠进了何国典的皮肉里。她清秀的脸扭曲着,眼神透出绝望和痛苦。何国典还是低着头,浑身颤抖,不知道是因为被杜茉莉抓痛了,还是因为什么别的。

不一会,王文波回来了。

他看到这对夫妻痛苦万状的样子，眼睛里掠过一丝怜悯。

杜茉莉松开了抓住丈夫肩膀的手，走到王文波的面前，跪倒在地，撕心裂肺地说：“警察同志，放了我丈夫吧，他没有恶意的，他不是故意去打人的，他没有害人之心的呀！我们的儿子在地震中死了，我们心里不好受啊！他看到那个孩子像我们死去的儿子，他才跟上去的，他以为我们的儿子还活着！他神经有点不正常，他把那个孩子当成我们的儿子了，警察同志，事实是这样的，我丈夫不是坏人，真的不是坏人！你放了他吧，他心里也苦啊！警察同志，你放了他吧，我保证他再不会去学校找那个孩子了！”

王文波被杜茉莉的举动弄呆了，一时间不知所措。

他缓过神来后，伸手扶住杜茉莉的肩膀：“怎么搞的！你起来，快起来！”

杜茉莉泪流满面地说：“警察同志，你答应放了我丈夫，我就起来，否则我就跪死在你面前！”

王文波叹了口气说：“快起来吧！我们也没有打算要把他怎么样，叫你过来，就是看他不太正常，让你把他领回去，我们才放心！快起来吧，事情说清楚就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！”

……

杜茉莉和何国典一前一后地走出派出所的大门，天空中还是阳光灿烂。杜茉莉的眼睛里只是一片惨烈的红光，而且，她感觉不到阳光的温暖。这场惊吓，让她心灵的伤口又一次被撕开！她满脑子都是儿子鲜血淋漓支离破碎的脸。她不知道神情沮丧的丈夫此时心里在想什么，她真的不知道。